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祸根 阴魂不散背叛

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神秘 惊险 离奇

卫斯理◎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科幻
经典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卫斯理 著

②3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祸根;阴魂不散 / 背叛

- 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80128-721-5/G·62

I. ①祸…②阴…

II. 卫…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8916 号

责任编辑 / 吴 枫

策 划 / 艾 嘉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400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6.80 元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目 录

福根 1

阴魂不散 145

背救 266



第一部 铁天音的目的

常古道：树有根，河有源。就算大诗人李白诗兴大发，写下了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

这样的诗句，黄河之源，也还在天上。

不单是树、河。天地间万种事物，亿种现象，都有根源。祸事是天地间的现象之一，自然有祸根。

切断树根，树不再活；堵住河源，河不再流。那么，铲除祸根，是不是可以祸事不生呢？

理论上是可以的——只要能找到祸根，只要能找到祸根之后，有办法把它铲除。

理论上确然如此，只可惜有太多理论上可以成立的事，无法实行，或者说人类的力量做不到。

像地震，这种灾祸的原因，谁都知道是由于地球板块乱七八糟互相倾轧的结果，可是有甚么力量可以把这些板块排列整齐呢？

而且，要找祸根，也有困难。谁都知道“潘多拉的盒子”是怎么回事——一个叫潘多拉的女人，不听告诫，打开一只盒子，人类的一切灾祸，全从盒中飞出来，为祸人世，只留下了“希望”在盒底，使人间变成了没有希望的世界，悲惨之至。

这件事，闯祸的是潘多拉这个女人。

这个女人是怎么来的呢？是天神宙斯制造出来的。天神宙斯为

甚么要造了这样一个闯祸的蠢女人呢？是因为普罗米修斯为了造福人类，把火从天上偷到了地上，使人懂得用火，宙斯因此大怒，所以制造了潘多拉，送给普罗米修斯，想害他——宙斯的方法很好，再没有比送一个又蠢又坏的女人给一个男人更好的惩罚方法了。

又经过了一些曲折，潘多拉打开了那只盒子。那么，祸根是不是普罗米修斯的行为呢？

本来是造祸，变成了大灾祸。

李耳先生说：“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”

大有道理。

若不是普罗米修斯的行为，人类至多没有火用，不会像如今那么悲惨。没有火用，关系不是太大，是不是？

普罗米修斯是不是反而害了人类呢？

别以为这样剖解神话传说没有意义，事实上，神话世界中的一切行为，和人间并无二致，很是相同。

好了，还是说故事吧。

照例，上一个故事会留一些未竟之事下来，要在新故事的开始补叙——这样的衔接方式，也记不清是在哪两个故事之间开始的了。

我在铁旦那里，知道了他和十二天官之间的纠葛，那可能是近代史上最大的秘密，而且，直到今天，这秘密还在起作用，并不因为时间的逝去而消失，所以也就更加惊心动魄，震撼人心。

铁旦默然片刻，忽然又现出很是惊骇的神情：“那……老十二天官，真的在……苗峒之中……死了？”

我听他问得郑重，也不禁呆了一呆，那时我的思绪，十分紊乱，许多古怪的念头，纷至沓来。我也隐约知道铁旦这一问的意思。

所以，我也很是认真地想了一想，才道：“我没有见过老十二天官，只是在现在的十二天官口中，知道他们死了。而现在的十二天官，就算其中的龙天官，可能有着非凡的来历，但是我可以肯定，他

们和以往的所有十二天官不同，并没有争夺天下的野心，他们都……”

我说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。

本来，我想说“他们都心地良善，质朴，虽然身怀绝技，但是和普通的苗人一样”，

可是，我并没有把这几句话说出来。

因为我想到，我对十二天官的了解不深，他们的真面目真性情如何，我并无资格下结论。常言道“知人知面不知心”，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，我不知道。

铁旦看出了我心中的犹豫，他叹了一口气：“我……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——”

他说了一句，就喝了一大口酒，我也喝了一口，同时，向他做了一个手势，请他把心中的疑问说出来。

铁旦再喝了一大口酒，这才道：“领袖——到了晚年，行为怪异之极，像是有甚么鬼魅，钻进了他脑袋一样，颠倒逆行，可怕到了极点，别的不说，单是诛杀功臣，大开杀戒道一点……唉，竟无半分昔年白同甘共苦，一起打天下的香火之情……和领袖的为人，太不相同了，会不会……会不会……”

他连说了几下“会不会”，难以为继。

我明白他的意思是：“会不会是那个龙天官终于成功了，冒充了领袖，所以才会有这种可怕的情形出现？”

我略想了一想，就立刻摇头：“你别替你的领袖涂脂抹粉了，若论帝王的权术，他在首三名之内，大杀功臣，是每一个开国皇帝的拿手好戏。”

铁旦喃喃地道：“总会有点特别的原因吧？”

他在这样说的時候，目光殷切，望定了我，显然心中很想有答案。

我长叹一声：“你也真胡涂了，当时的形势，你身在其中，难道竟忘了？”

铁旦紧抿着嘴，他是明白人，我只说了这一句话，他就明白了大半。

当时的形势是，领袖一意孤行，弄得天下苍生，苦不堪言，他的手下，对他不满的情绪高涨，连铁大将军，也在不满的行列之中。

而这时候，领袖又已确实知道，自己有一个儿子，相貌堂堂，出色能干，虽然和他自己不能相比，但是若接他的位，成为“二世”，却绰绰有余。

自然，能不能把权位传给自己的下一代，最重要的一点是：自己仍在权位之上。

要是权力在自己手中失去了，那么，自身难保，还说甚么传给下一代。

所以，领袖即使本来有把权力拱手让出的胸襟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也迫得他仍然非掌握权力不可。

而且，他也明白，若是要令“幼主”顺利“登基”，就必须有一个过程，一个稳定而迅速的过程，而在这个过程之中，又必须排除许多的障碍。

我分析到这里，铁旦就完全明白了，他不由自主，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寒战：“而我们这一干出死人生打天下的老部下，就成了障碍了。”

我摊了摊手：“历史在不断重演，建立一个事业，必然有不少人拥有功勋，而有功的人，总会挟功自重，影响到领袖的为所欲为——尤其是当领袖存了私心，想要做一些不能公开的事时，就会怕功臣的反对。那么，先发制人，大杀功臣也是必然的事。这就是历史上为甚么不断有这种事发生的原因。”

铁旦长叹一声，缓缓摇头：“可是我敢肯定，领袖在临终之前，也知道他那一着棋错了，而另外有了安排，所以才会有如今这样的局面。”

我苦笑：“他老人家走错了一着棋，可害得天下苍生，家破人亡了。”

铁旦闭上了眼睛：“高高在上的人，是不理会那些的，普天下那么多人，哪有甚么爱民若赤的帝王。”

连铁旦这样，曾享有如此权位的人，也有这样的感叹，可知在那些“伟人”的心目之中，老百姓的性命，当真是蚂蚁不如。

我们一面感慨，一面喝酒，说着，各自又沉默了片刻，这才互望了一眼，两个人心中都想到了同一个问题：铁天音对十二天官的一切，如果有兴趣，他的目的何在？

两个人都没有把这个问题直接提出来，我先开口：“天音这孩子会到甚么地方去，你有概念没有？”

铁旦抬头望天：“照说，他应该到我这里来。但是他自小很有主意，我也揣摩不透他的心意。”

他说了之后，皱着眉，一字一顿地问：“那个……大秘密，现在……其实已起不到甚么作用了，是不是？”

我道：“虽然知道的人极少，但是一切都已安排好了。身分是不是公开，都不是问题，我想，就算公开了，只怕也没有甚么人相信。”

铁旦神情茫然：“原来甚么人是甚么人的儿子，真的那么重要。”

甚么人是甚么人的儿子，自然重要之至，这只怕是人类的天性，自己拥有甚么，总是想把自己拥有的传给自己的下一代，自古以来，只有极少的人，能够脱出这种“传统”。

我漫声应着：“他有上一代的安排，下一代并不接受的——大多数有志气的下一代，都会拒绝上一代的安排，而谋求自己的发展。”

铁旦长叹：“那么至高无上的权位，谁说能不贪恋，我说他不是人。”

铁旦的话，说来十分决绝，但深想一会，也是实情。这时，我心中一动，想到了铁天音会不会掌握了这个秘密之后，进京去谋求权位去了？

以铁天音是铁大将军的儿子这个出身，再加上他掌握了这个大秘密，只要进行一番活动，要登上权位的一高峰，也就不是难事。

我想到了这一点，可是并没有说出来——当然，神情不免有点古怪。

铁旦一下子就看出了我的心意，他道：“不会的，天音眼看着我从权位的高峰上跌下来，那对他印象深刻之极。他曾对我说过，说我们这些人真笨，捧了一个领袖出来，把自己的命运，放在领袖的掌握之中，他决不会参与半分权位的争逐。”

我有点不好意思，只是道：“我只是忽然想到。”

我这句话才一出口，就有人自屋中走出来，接上了我的话：“忽然想到了甚么？”

自屋中走出来的是铁天音，他神色自若，脚步矫捷，一下子就来到了我们的面前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忽然想到，我甚么也想不到。”

我在这样说的时侯，盯着他看。铁天音仍然若无其事，先轻轻地拥了他父亲一下：“爸，喝多了。”

铁天音在进行这些动作的时候，目光却望向我，我也望着他，两个人都不说甚么。

铁旦伸手，在铁天音的头上摸了一下：“天音，我一直教你做人应该怎么样？”

铁天音立即回答：“要光明磊落，不管沦落到甚么地步，做人、行事，都要明刀明枪。”

铁旦的样子看来疲倦之极，他分明想教训几句，可是也不知如何开口才好，过了好一会，他才道：“你……你记得……就好。”

就那么简单的一句话，他也断了两次，才能说完全。

铁天音应了一声：“我记得。”

他说着，向我走来，声清气朗：“卫叔，我在看那些天官门的记录时，做了手脚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：“我知道了，不然，也不会来找你父亲。”

铁天音吸了一口气——我相信他早知道我来了，见了我之后，该怎么做，该说些甚么，自然也是早想好了的，他是一个很精细的人。

他道：“本来，我准备等事情过去了之后，再向你们坦白的，想不到我自己以为天衣无缝的事，却叫你们一下子就识穿了。”

他的话暗中在讨好我，我自然听得出来，但也自然不会为了他这样的话而飘飘然，所以仍然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。铁旦握住了儿子的手，喃喃地道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”

铁天音回了一句：“以为总可以瞒得一时。”

我用力挥了一下手，表示废话少说，提高了声音：“现在事情，算是过去了没有呢？”

他刚才说他准备“事情过去了之后”，向我们坦白，所以我要追问他。

铁天音皱着眉：“我也不能肯定——”

我双眉一扬，目光转为凌厉，他倒也乖觉，不等我发话，就道：“当然，我说，坦白说。”

我没有进一步的表示——整件事，我在铁旦那里，已经知道了许多。

可是，我知道的，只是事情发生和铁旦有关系的一面，另外一面，有关十二天官的阴谋诡计，他们发现龙天官的经过等等，我都不知道。而我肯定，这一切，在记录中都有。

铁天音果然不说废话，他道：“当我看到那些记录时，心中的惊骇，真是难以形容，我还是在很小的时候，有一次听爸在酒后，一直在嚷着“十二天官”，醒了问他，却遭了一顿骂，这才心中存了疑的，却再也想不到，竟然有那么惊心动魄的事情在。”

我耐着性子等铁天音把这段话说完，才用十分肯定的语气道：“你把那些撕走的记录拿出来让我们看，比你来叙述好得多。”

铁天音的回答却是：“我拿不出，因为那些记录，已给我销毁

了。”

连他的父亲，也大感意外，叫了他一声。

可是铁天音却很镇定：“我甚至是一面看一面销毁的，看一页，烧一页——那些东西，实在不能让它存在于世。多留一秒钟，也可能带来祸害——”

听得他还在强词夺理，我不禁更是恼怒，重重地闷哼了一声。

铁大音向我望来：“卫叔，我说的祸害：大，可以大到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有关；小，至少也和我们父子两人的生命安危有关。你是少数幸运的中国人，没有和那种疯狂有过关系，而我，甚至于我父亲，却全是劫后余生的惊弓之鸟。”

他的这番话，说得很是真挚，我也看到，铁旦垂着头，身子在微微发抖，一个叱吒风云的大将军，突然如此下场，可知那场疯狂是如何可怕。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那你也不必销毁它们。”

铁天音道：“当时，我只想到，要是我们的命运，再受那些过去了的，如此丑恶的历史所影响，那实在太不公平了，所以，一秒钟也不耽搁。”

我瞪着他：“可是秘密没有真正消失，只是进入了你的脑部。”

铁天音高举双手，作投降状：“我一定会把所知的一切都告诉你——以后，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这些秘密。由于没有了凭据，只靠我们说，人家不会相信，只当是在作幻想故事。”

我听得他这样讲，自然而然缓缓摇着头——我的意思是：单凭你说，怎知道你是不是把所知的全都说了出来，靠不住之至。

铁天音的神情有点狡猾，他道：“卫叔，你只好相信我，我会把一切全告诉你。”

铁旦在这时候，向我使了一个眼色。

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，由一个秘密牵出来的另一个大秘密，十二天官也不知道，铁天音自然也不知道，铁旦在示意我不必多说。

可是铁天音已先说了出来：“爸，真正到现在还在起作用的大秘密，是“扬州的那一个”——我才和他见过面来。”

铁天音的话，当真是一次比一次令人吃惊，堪称高潮叠起。

我和他老子一起瞪着他，他老子还一面在大摇其头，表示他说的话匪夷所思。

铁天音解释：“要循正路去见他，当然至少也得一年半载的安排，而且也不一定见得着。”

铁旦闷哼：“难道还有甚么小路？”

这一次，连我也笑了起来，铁天音拍着他父亲的手背：“不叫小路，叫“走后门”。”

铁旦闭上眼睛，长叹一声。他这个大将军，自然是想到了当年，打天下的时候，纪律是何等严谨，可是马上得天下，却不能马上治天下，以致不必多久，就形成了如今这样的局面。

铁天音又道：“也可以称之为地下关系网络，这个网络四通八达，通行无阻，上达天庭，下到乡村，无往不利。爸，我占了是铁大将军儿子的便宜——”

铁旦一挥手：“胡说甚么，我早早无谋无勇，无权无势了。”

铁天音笑了起来：“人类行为之中，也还有一些，值得称颂的，其中有一项叫念旧——”

铁旦听到这里，皱了皱眉，神情不以为然得有点厌恶。可是铁天音不理睬他，再自顾自道：“还记得以前警卫连长的那个孩子吗？比我大两岁，不论春夏秋冬，都拖着鼻涕的？”

铁旦神情木然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铁天音续道：“现在，凭着他父亲是一个军区的司令，他抖起来了，非常吃得开，我一找到了他，就和地下网络拉上关系了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打了一个“哈哈”：“通过一个将军的儿子就可以认识一个部长的女儿，然后又是甚么顾问的女婿，一个关系接驳另一个，我放出去的声气是，我要见这个目标，我是铁大将军的儿子，现在是一个成功的医生，和神秘的勒曼医院有联系，见了我，有大

大的好处。”

铁旦问：“甚么是神秘的勒曼医院？”

我听得铁天音那么说，暗中点头，知道他这样做，确然可以达到目的。

对于铁旦的那个问题，我道：“等一会再告诉你。”

同时，我知道，虽然闭塞落后，但作为最高层，对勒曼医院亦是知道的。而且，根据原振侠医生的叙述，他还居中和最高层的一个老人作过“交易”，以“年轻二十年的身体”，换取了两个身分特殊之极的女孩子的自由，过程十分不可思议。

铁天音若是打着“神秘的勒曼医院”的招牌，自然可以见到他想要见的人。

铁天音说到这里，又大笑了起来：“我本来是姑且试一试的——”

我不等他讲究，就道：“你会发现，很容易成功。”

铁天音道：“是，太容易了，那些老人和半老人，对自己生命的热爱，超越了一切——”

铁旦沉声道：“有人不热爱自己生命的吗？”

铁天音没有反驳：“我先见了几个老人，终于见到了他，我要见他的目的，是想知道他是不是已知自己的来历。”

铁旦喃喃地道：“他早知道了。”

铁天音点头：“其实知不知道，对别人来说，并无关系，真不明白为甚么不公开，我去，就是威胁他，要公开这个秘密。”

我和铁旦两人，面面相觑，因为铁天音的话，越说越奇，简直难以想像——他竟然用这个大秘密去威胁人，他想达到甚么目的呢？

铁旦一脸疑惑之极的神色，伸手指着他，说不出话来。

铁天音吸了一口气：“我要他运用权力，把几个人自监狱中放出来。”

他这句话一出口，我和铁旦都明白了。我立时伸手，轻拍他的肩头，两人交换眼色，一切尽在不言中了。

第二部 施异术召来了金甲神

本来,我对于小铁的行为,很是不以为然,但是现在明白了他居然有这样的目的,并不是为了他自己想图谋甚么。而他这样做,行动之际,也犯了大不韪,有相当程度的危险。

他冒险去行事,当然是义行,这就令人肃然起敬,我自然再也不会对他心存芥蒂了。

我喝了一口酒:“当然没有成功。”

当然没有成功——因为那几个人,若是从监狱中出来了,是世界性的新闻。

铁旦也不由自主欠了欠身子,不但不以为然的神情一扫而空,而且喜悦之情满溢,早已不问世事的他也大感兴趣:“经过的情形怎样?”

铁天音神情有点尴尬:“我一提出来,他就哈哈大笑,说了几句话,令我不知所措。他说:“你以为我是领袖吗?不错,我是他的儿子,现在也在这个位置上,但是和领袖大不相同,我是甚么?放人?哈哈,你去向全世界公布好了。”我看到他说那几句话时的神情,也知道自己打错算盘了。”

铁旦也为之失望:“他才想你公布,一定是那几个老人家不同意,你还拿那个去威胁他。”

铁天音叹了一口气:“他以为那秘密一定是爸告诉我的,我也没有和他多说,反正在内部,那不是甚么大秘密,整件事,也告一段落了。”

我大叫一声:“你倒说得轻松,十二天官的记录怎么说?”

铁旦转动轮椅。也望向铁天音,铁天音的神情很平静:“爸,和你有关的部分,全是你的亲身经历,没有别的,你还想再听一遍?”

我早已说过,铁天音是一个很工心计的人,看来铁旦行军布阵,兵不厌诈的本领,全都通过了遗传,到了铁天音的身上,可是铁天音又没有机会把这些本事用在战场上,所以就只好用在日常生活上了。

他那时对铁旦讲的那段话,讲的时候,连眼睛都不多眨一下,但是我却完全可以肯定,他的真正用意是,他根本不想把那一段经历说给他父亲听,所以才故意这样说,使他父亲不想再经历一次苦痛的回忆,而自动放弃。

我刚在想:铁旦容易上当,我可没那么容易。铁旦已经长叹一声:“既然没有甚么新的发现,我确然不想听了。刚才向你卫叔说了一遍往事,人就像老了十年……我说的那些,你如果想知道,问你卫叔吧。”

铁天音立时向我望来,目光大具深意。我回以微笑和同样的目光,意思很明白:“你也无法再要你父亲把往事说一遍,所以,你如果把你所知的全告诉我,我也曾把所知的告诉你。”

铁天音显然立刻就领会了我的意思——和聪明人打交道,有时真是赏心乐事。他也向我微微点了点头,在这些小动作的过程中,他甚至没有半秒钟停止过讲话,他连呼吸也没有任何阻滞地继续着:“十二天官各有绝学,而且是真本领,真材实学,不单是武术的造诣高,而且在异术上,也有非凡的成就。”

这一点,我在十二天官的记录之中,也有深切的体会,铁旦却有点不明白:“异术?难道他们还会法术?”我和铁天音,都不约而同,点了点头,我道:“不能肯定,但是在老十二天官之中,却有人懂得异能,我所说的异能,不止医卜星相那么简单,连一般属于法术范畴的事,都包括在内的。”

铁旦吸了一口气:“像……呼风唤雨,撒豆成兵?”我知道他这样问的原因,是他想起了歼灭十二天官行动之中,在最关键的那一

刻,忽然风云变色的那一场大冰雹。这个问题不好回答,我迟疑了一下才道:“我不知道那次大冰雹是凑巧还是他们异能催动的。老老十二天官有这个能力,并不代表老老十二天官也有,异能和武功不同,是不是可以传授都不能肯定,就算可以传授,也必然功力一代不如一代——如今在苗疆的十二天官,我就不认为他们会有异能。”

铁旦听了我这番话,很是满意,没有再问下去,铁天音也转了话题:“他们之中,有人早已看出,领袖的相貌,贵不可言,那时谁也未料到领袖那么快就成为开国之君,拥有天下,但十二天官却早知道了,而且……他们还出了一些力——”

道一下,连我也大讶,开国元勋铁大将军自然更不服气:“此话怎讲?”打天下出力,自然是南征北战,浴血沙场,可是铁天音接下来所说的话,几乎没把铁将军气死。

铁天音道:“他们看出领袖未来的成就,就计划诱拐他的后代作龙天官的传人,在当时的混乱情形下,别说他们的目标只是一个,就算是四个孩子全拐了去,也是轻而易举的事。”

铁天音说的,是实在的情形,那时,领袖还在草莽之中,谁知道他成功得那么快。

铁天音续道:“在四个孩子之中,他们选择了一个相貌和领袖最相似的,就是历史上所称“在江西失踪”的那一个。”我和铁旦互望了一眼,心中大是骇然。因为从老老天官的这个选择标准来看,龙天官的那个阴谋,似乎久已存在,早有预谋的了。

铁天音吸了一口气:“孩子到手之后不久,他们为了要领袖的事业快些成功,就到领袖的家乡,由精通堪輿之术,熟娴阴宅风水的鼠天官,在领袖先人的原葬处附近,选了一处真正的龙穴——”

他说到这里,我和铁旦的反应,各有不同。

我发出了一下不由自主的呻吟声,因为铁天音所说的事,完全属于玄学的范畴,但也是最多人相信,最多人自称精通的“风水学”。那是奇妙至极的事,而且结果如何,人尽皆知,不能不令人惊